

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

顾颉刚

适之先生：

接到先生的信 几乎一年了 至今始得作答 其无闲暇可知也。亦以此问题牵涉颇多，非得一星期之暇不能作答，故迟延至今。

先生以为《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不出后人臆作 其理由有：

(1) 《系辞》说制器不过泛举帝王 至《世本》则一一列举，此为世愈后而说愈详的一例。至《世本》所以不采《系辞》 是因《系辞》说的太略。

(2) 《淮南子》是依据《系辞》而稍加发挥 其所以不明白引用《系辞》 因它们解释制器之因根本不同。

(3) 司马迁不以《系辞》此文当作史实看 故不收入《五帝本纪》。

(4) 《系辞》此文出现甚早 可用《陆贾新语·道基篇》作证，证明楚汉间人已知有此书。

(5) 西汉易学无论哪一家 都是术数小道 无复有制器尚象一类的重要学说。

这五个理由 我都不敢以为然 请毕其说。

先生说：“《系辞》说制器 尚不过泛举帝王 至《世本》则一一列举 更像煞有介事了。此亦世愈后而说愈详之一例。”这个意思 我

不敢赞同。〔传说的演化固以“世愈后而说愈详”为通则，但也有世愈后而说愈简的，因为许多系统都并到一个系统之下了。最显明的证据如《尧典》的九官，本各有各的起源，各人背后均有一大堆传说，但到《尧典》的作者把它们组织为一串，从此时间空间均被统一，许多堆传说失传了，只剩这一大堆了。《世本》固然是很晚的书，可以说一定在战国以后的。但它的材料却有所自来。〕我们试把《吕氏春秋·审分览》中两段话钞出：

奚仲作车 苍颉作书 后稷作稼 皋陶作刑 昆吾作陶 夏鯀作城 此六人者 所作当矣（《君守》）

大桡作甲子 黔如作虜首 容成作历 羲和作占日 尚仪作占月 后益作占岁 胡曹作衣 夷羿作弓 祝融作市 仪狄作酒，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 伯益作井 赤冀作臼 乘雅作驾 寒哀作御 王冰作服牛 史皇作图，巫彭作医 巫咸作筮 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勿躬》）

这两段文字中共举了二十六人。我们试把它和《世本》作一比较：

（《吕氏春秋》）	（《世本》）	（比较）
奚仲作车	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注）	同
苍颉作书	苍颉作书（《尚书序正义》） 沮诵苍颉作书（《广韵》九）	增加
后稷作稼		未言
皋陶作刑	皋陶作五刑（《路史》注） 伯夷作五刑（《御览》636）	增加
昆吾作陶	昆吾作陶（《史记》注）	同
夏鯀作城	鯀作城郭（《礼记·祭法 正义》）	同
大桡作甲子	大桡作甲子（《书·舜典 正义》） 黄帝令大桡作甲子（《路史·后纪 注》）	增加

黔如作虜首	毕沅校云， 可不解 疑虜首当是部首	隶首作算数？（《史记·历书 索隐》）	存疑
容成作历		容成造历（《书·舜典 正义》）	同
羲和作占日		羲和占日（《史记·历书 索隐》）	同
尚仪作占月		常仪占月（同上）	同
后益作占岁		后益作占岁（《御览》17）	同
胡曹作衣		胡曹作衣（《御览》689） 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汜论训 注》）	增加
夷羿作弓		挥作弓（《礼记·射义·正义》）	异
祝融作市		祝融作市（《易 释文》）	同
仪狄作酒		仪狄造酒（《尚书·酒诰 正义》）	同
高元作室		禹作宫室（《尔雅 释文》）	异
虞姁作舟		共鼓货狄作舟（《山海经·海内经 注》）	异
伯益作井		化益作井（《易 释文》） 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初学记》7）	增加
赤冀作臼		雍父作臼（《广韵》44）	异
乘雅作驾	毕沅校注 旧校 云：“雅，一作持。”案《荀 子·解蔽篇》云 乘杜作 乘马 杨倞注云：“《吕氏 春秋》作一驾”，一字或 衍文。疑旧校“持”字乃 “杜”字之误，“杜”即“相 土”也。	相土作乘马（《周礼·夏官·校人· 注》） 馮作驾（《事物纪原》7）	异 半同
寒哀作御	（古寒韩通）	韩哀作御（《汉书·王褒传 注》）	同
王冰作服牛		胘作服牛（《初学记》29）	同
史皇作图		史皇作图（《御览》750）	同
巫彭作医		巫彭作医（《山海经·海内经 注》）	同
巫咸作筮		巫咸作筮（《周礼·龟人》）	同

以上二十六条 相同者凡十四 增加者凡五 异者凡五 未言与存疑者各一。惟增加者其未增加之部分仍与《吕氏春秋》相同，故凡得十九 已逾三分之二。可见《吕氏春秋》所录之传说与《世本》所录之传说甚相同 我们若不说《吕氏春秋》之文是《世本》以后人所增入，则不能不承认《世本》之说之有来历。然而他们两书有一点不同 就是《吕氏春秋》不说帝王制作 而《世本》则兼说帝王制作。如“大桡作甲子”，《吕氏》只此一语耳 而《世本》则既有“大桡作甲子”又有“黄帝令大桡作甲子”；“伯益作井”，《吕氏》亦仅有此一语耳 而《世本》则既有“化益作井”又有“黄帝见百物始穿井”。这一点看似小异同，其实所关甚大。因为《吕氏春秋》的《审分览》及其所属的《君守》、《任数》、《勿躬》三篇完全讲作君的方法 而归本于君无为而臣尽能。故《审分览》云：

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君守篇》云：

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 则主无以责之 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 是宜动者静 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又《任数篇》云：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勿躬篇》云：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

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簪日用而不藏于篋 故用则衰 动则暗 作则倦。衰暗倦三者 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此二十官者 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 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 所以能之也 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 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他是竭力反对君主自作聪明的，他以为制造器物是臣下的事，君主不应管的。倘使那时已有《易传》中的观象制器的一段神圣的故事，一切的制作均归之于圣王观卦象的，他何得这般说呢？就使他这般说了，何得一手掩尽天下目，禁止博士们的驳诘呢？若说《系辞传》的故事为泛举之词应在前，《世本》的故事为列举之词应在后 将何以解于《吕氏春秋》的不言呢 就说吕不韦挟其震主之威，不惜抹煞《易传》的故事 然试观《易传》的故事 战国时人有言及的吗 若《世本》的故事 则春秋、战国、秦、汉间人言之者甚多 今试举如下 今截至西汉之初 约略至《世本》出时）：

奚仲作车——奚仲作车（《荀子·解蔽》）

薛之皇祖奚仲居薛 以为夏车正（《左传》定元年）

奚仲之巧非 斲削也（《晏子·形势》）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山海经·海内经》）

奚仲为车（《淮南子·脩务训》）

苍颉作书——好书者众矣 而仓颉独传者 壹也（《荀子·解蔽》）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哭（《淮南子·本经》）

训》)

苍颉作书。(《淮南子·脩务训》)

苍颉之初作书 以辨治百官 领理万事(《淮南子·泰族训》)

后稷作稼—— 诞后稷之稽 有相之道(《诗·大雅·生民》)

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 莫匪尔极。贻我来牟 帝命率育(《诗·周颂·思文》)

赫赫姜嫄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 黍稷重穆 ,
 稷穉苾麦 奄有下国 俾民稷穡(《诗·鲁颂·
 閟宫》)

稷勤百谷而山死(《国语·鲁语》)

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荀子·
 解蔽》)

后稷是播百谷 稷之孙曰叔均 是始作牛耕(《山
 海经·海内经》)

后稷作稼穡而死为稷(《淮南子·汜论训》)

后稷耕稼(《淮南子·脩务训》)

有西周之国 姬姓 食谷。有人方耕 名曰叔均。
 帝俊生后稷 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 生叔
 均 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 始作耕(《山海
 经·大荒西经》)

皋陶作刑—— 淑问如皋陶 在泮献囚(《诗·鲁颂·泮水》)

皋陶瘖而为大理。

皋陶鸟喙 是谓至信 决狱明白 察于人情(《淮
 南子·脩务训》)

昆吾作陶——

夏鯀作城—— 夏鯀作三仞之城(《淮南子·原道训》)

大桡作甲子一

黔如作虜首一

容成作历 —— 容成造历(《淮南子·脩务训》)

容成氏曰：“除日无岁 无内无外。”(《庄子·则阳》)

按《汉书·艺文志》有《容成子》十四篇)

羲和作占日一吾令羲和 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离骚》)

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

之妻 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尚仪作占月一有女子方浴月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此始浴

之。(《山海经·大荒西经》)

后益作占岁一帝令重献上天 令黎印下地 下地是生噎 处于

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山海经·大荒西经》)

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山海经·海内经》)

胡曹作衣 —— 胡曹为衣。(《淮南子·脩务训》)

夷羿作弓 —— 羿善射。(《论语·宪问篇》)

羿焉路日?.....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

伯而娶彼雒嫫?(《楚辞·天问》)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 羿射杀之.....羿持弓

矢。(《山海经·海外南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立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内经》)

后羿.....持其射也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左传》襄四年)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淮南子·汜论训》)

羿左臂修而善射(《淮南子·脩务训》)

祝融作市——

仪狄作酒——仪狄为旨酒 禹饮而甘之 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淮南子·泰族训》)

仪狄作酒(《淮南子·脩务训》)

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帝俊生禹号,禹号生陆梁 陆梁生番禺 是始为

舟(《山海经·海内经》)

伯益作井——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

赤冀作臼——

乘雅作驾——乘杜作乘马。(《荀子·解蔽》)

寒哀作御——

王冰作服牛——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史皇作图——史皇产而能书(《淮南子·脩务训》)

巫彭作医——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

夷窫之尸 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窫者 蛇身

人面 貳负臣所杀也(《山海经·海内西经》)

巫咸作筮——在太戊 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巫咸爻王

家。(《书·君奭》)

巫咸国……在登葆山 群巫所从上下也(《山海

经·海外西经》)

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

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

降百药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

即此可见这些故事皆有其深长之历史,非咄嗟所可办。《吕氏春秋》集之于先,《世本》集之于后。至于《易传》中的故事 我们试也列而求之:

庖牺作八卦——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

凶 知祸福矣 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淮南子·要略》)

庖 牺氏作 罍 罍

神农氏作耒耜

神农氏作市

黄帝、尧、舜作舟楫

黄帝、尧、舜作服牛乘马

黄帝、尧、舜作重门击柝

黄帝、尧 舜作杵臼

黄帝、尧、舜作弧矢

后世圣人作宫室

后世圣人作棺槨

后世圣人作书契

试问这些故事，《诗》、《书》中有吗？《诸子》中有吗？即此可知此种故事并无其历史，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道统，以为圣圣相传，帝统之递嬗即道德之递嬗，出于咄嗟之间。换言之，即《吕览》与《世本》之故事以传说为其背景，而《易传》的故事乃以道统的思想为其背景也。先生谓《世本》之与《易传》乃以世之后而说加详，其实传说面目本是复杂，其所以约者乃因其自己组成一系统。犹之古来民族本甚复杂，自战国时人欲组成一个系统，乃有《帝系姓》之作，而一切民族遂悉为黄帝子孙，五帝、三王莫非同祖。若谓后必视前为伙颐，将谓先有黄帝子孙之说而后有《玄鸟》、《生民》诸篇乎？

先生说：《淮南子》不明引《系辞》此段，正为《系辞》所重在观象制器，而《淮南子》主旨在制器应用，同为制器而解释制器之因根本不同，故不引它来证实自己的话。这个意见，我亦不敢赞同。

《淮南子》作于道家极盛之世，故其中含有道家言论甚多。道家是主张无为的，所以对于物质文明极力排斥。如：

太清之始也 和顺以寂寞 质真而素朴 ,.....机械诈伪莫藏於心。逮至衰世 鑿山石 ,鑿金玉 撻蚌蜃 消铜铁而万物不滋。.....钻燧取火 构木为台 焚林而田 竭泽而渔 ,.....而万物不繁。.....积壤而丘处 ,粪田而种谷 ,掘地而井饮 ,疏川而为利 筑城而为固 拘兽以为畜 则阴阳缪戾 四时失叙 ;.....而万物燹天。(《本经训》)

照它所说 ,它对于作网罟 作耒耜 作弓矢以及凿井、筑城等事 当非一一反对。所以它说 :

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 ,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 使衔其指 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本经训》)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 诸侯背之 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 乃坏城平池(《原道训》)

仪狄为酒 禹饮而甘之 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所以遏流酒之行也。.....故民知书而德衰 ,知数而厚衰 ,知券契而信衰 ,知机械而实衰也(《泰族训》)

它为什么骂来骂去只骂着《吕氏春秋》及《世本》中的制作家 而不骂到《易传》中的观象制器的帝王呢 ?这些帝王 ,它并不是不敢骂的 曾说 :

至德之世 甘暝于溷渊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 ,.....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 而群生莫不颀颀然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 莫之领理 决离隐密而自成 浑浑苍苍 纯朴未散 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及世之衰也 ,至伏羲氏 其道昧昧芒芒然 吟德怀和 被施颇烈 而知乃始昧昧淋淋 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 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乃至神农黄帝 剖判大宗 跨领天地 袭九竅 重九熬 提挈阴阳 搏挽刚柔 枝解叶贯 万物百族 使各有经纪条

贯於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 是故治而不能和
下(《傲真训》)

在这一段里说在至德之世顺了自然何等和顺，到伏羲时用了知识，便差了若干，到神农、黄帝时用知识更甚，所以又差了若干。观象制器的故事，从他们看来，一方面是嗜欲的侵袭，一方面是聪明的发泄，应当骂一下，为什么却一字不提呢？这些圣帝们的制作，作《淮南》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的 例如：

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泰族训》

即是。可是神农这个制作 乃是不见于《易传》而见于《世本》的呵！
(《礼记·乐记·正义》等引《世本》“神农作琴”。)又如：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虻之肉，时多疾病毒
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
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脩务训》)

但这个制作也是不见于《易传》而见于《世本》的呵！(王应麟《急就
篇补注》引《世本》“神农和药济人”。)作《淮南子》的人是常称引
《易》文的 为什么对于《易传》中这些故事视若无睹 不说“神农之
初作市也以懋迁有无 及其淫也 垄断而病民” 也不说“自伏羲为
网罟 贪者竭泽而渔 遂使水族燹天”呢？就不骂他们而要称誉
他们 也有一例：

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
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囿，圣智之迹，故人作
一事而遗后世 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
遂为天下备。

《脩务训》

这里说他们六人有了神明之道 圣智之迹 每人只作了一件东西 遗
传下来 不能一人兼有几件东西 因为知识是有限制的。他难道漫

有看见《易传》上写的伏羲作了八卦又作网罟，神农作了耒耜又作市，黄帝、尧、舜作了舟楫又作服牛乘马，又作重门击柝，又作杵臼，又作弧矢吗？何以它竟说“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呢？

从这种种方面看来，《淮南子》很肯说制作，又很肯批评伏羲、神农们，又很肯引《易》文，但竟不理睬《易传》中这段极有价值的记载，不能不说出乎情理之外。要使这一段文字先《淮南子》而存在，我们对于这件奇怪的事实在没法作解释。如果我们说，那时没有这段文字，所以《淮南子》中不用，这就很明白了！

先生说：司马迁从不曾把《系辞传》当作史实看，故不把这些话收入《五帝本纪》中去。这个意思，我亦不敢赞同。文王作《易》的故事，亦出于《系辞传》云：

《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可见这段故事实在渺茫得很，所以连用了两个疑问的“乎”两个疑问的“邪”。然而太史公就信为史实了。故于《周本纪》上说：

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他用“盖”字，还有些疑问的口气。至《太史公自序》则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于《答任少卿书》云：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则竟以文王演《易》与孔子作《春秋》作同等的史实看待了。他那里不曾把《系辞传》当作史实看呢？且《自序》中又云：

余闻之先人曰：虞戏至纯厚，作《易》八卦。

要是《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一大段故事是原来有的，司马迁说伏羲作《易》八卦是根据它来的，那么他已采取了此段文字，已看此段文字为史实了，为什么伏羲作网罟以下的故事他全不采用呢？

司马迁于《五帝本纪》的赞中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而百家言黄帝 其文不雅 翦蒔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 儒者或不传。……余并论次 择其言尤雅者 故著为本纪书首。

可见他作《五帝本纪》时 他曾向古籍里搜集材料 但百家之言他是不信了 在儒家经典里只有《尚书》上溯到尧 此外并没有更远的记载。经里既没有，他只得求于传记。但是传记里也只有《五帝德》及《帝系姓》两篇是说尧以前的事的，是从黄帝说起的，所以他的《五帝本纪》也由黄帝开头了。倘使《系辞传》这段文字是原来有的 这正是他“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的东西 他为什么忍得撇弃呢？况且司马迁审择史料的标准只在神话与非神话之间，凡是讲圣帝明王的仁义道德的（就是儒家所存想之古帝王）。他不管其是否可靠，一概采取。即以《五帝德》而论 几乎全篇是空话 又它写这一帝与那一帝的事迹总是一个方式，如：

（甲）聪明——黄帝 生而神灵，……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颡项 洪渊以有谋 疏通而知事。

帝喾 生而神灵，……聪以知远 明以察微。

帝尧 其知如神。

帝舜 敦敏而知时，……睿明通知。

禹 敏给克济，……明耳目。

（乙）仁义——黄帝：抚万民……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

物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颡项 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民，……动静

之物 小大之神 日月所照 莫不砥砺。

帝喾 博施利物 不于其身，……顺天之义 知民

之隐 仁而威 惠而信，……取地之材而节

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日月所照 风雨所至 莫不从顺。

帝尧 其仁如天。……富而不骄 贵而不豫，……其言不贰，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

帝舜 好学孝友，……宽裕温良，……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其言不惑 其德不愚。

禹 其德不回 其仁可亲 其言可信，……蠢蠢穆穆，为纲为纪。……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丙) 成天——黄帝 治五气，……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时播百谷草木，……历离日月星辰。

颛顼 履时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义 治气以教民。

帝喾：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帝尧 四时先民治之。

帝舜 羲和掌历 敬授民时。

禹 履四时，……戴九天。

(丁) 平地——黄帝 度四方。

颛顼 北至於幽陵 南至于交趾 西济于流沙 东至于蟠木。

帝尧 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 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鯀于羽山以变东夷。

帝舜 南抚交趾大教 鲜支、渠廋、氏羌 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

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履四时 据四海。

这种陈陈相因的句子，毫无个性的描写，即在八股文中亦非上等文字 哪里有充做史料的价值。而司马迁却以为“其言尤雅”，一齐采入《五帝本纪》了。但他也不是漫无别择 原有他的择取标准 所以《五帝德》中的文字有被他所删除的 如：

黄帝——乘龙崑云

颡顛——乘龙而至四海

帝喾——春夏乘龙 秋冬乘马

这数句他就不要，因其带有神话色彩，人那里可以乘龙呢！至于

帝尧——彤车乘白马

他就毫不迟疑地写进了。其实从我们看来，这件毫无神话性的故事，何尝不与乘龙同其荒渺呵！

我们知道了这个标准 再来看《系辞传》即可知道《系辞传》中这一大段故事毫没有被删除的必要。岂但没有删除的必要呢，简直可以说他必须采录。其一，这是一个帝统的记载，他因为《尚书》独载尧以来 逼得向空疏的《五帝德》中取材 现在《易传》竟载伏羲以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吗？其二，这是一个道统的记载 自伏羲至尧、舜 圣圣相传，以同样的态度制成许多百姓日用的器物 收得化民成俗的功效 这不是比了《五帝德》中的治气履时之绩更该记载吗？其三，这是一个毫无神话性的故事，所举的多是民生日用的东西，何等切实于人事！假使这一段故事还不当它史实看 则浅薄无聊的《五帝德》之文自然更应当一脚踢出历史之外了。

所以当司马迁作《史记》时 有伏羲作八卦的传说 有文王演卦的传说 他都收进了。然而《周易》中没有伏羲作八卦之文 故于五经中独举《尚书》 以为其年历最远 更没有伏羲作网罟 神农作耒耜……之文，故更无一语及之。

如果不信 我们试举《史记》以后的史 看看他们对于这些事情

信不信。其一 是《三统历》。刘歆的《三统历》即《汉书·律历志》的前身 他所引的《世经》云：

太昊帝：《易》曰 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言庖牺继天而王 为百王先首。……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庖牺氏。……

炎帝：《易》曰 庖牺氏没 神农氏作。……教民耕农 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黄帝：《易》曰 神农氏没 黄帝氏作。……始垂衣裳 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又如班固《白虎通德论》：

古之时，……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仰观象于天 俯察法于地 因夫妇正五行 始定人道 画八卦以治下，故谓之伏羲也。……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 至于神农 人民众多 禽兽不足 于是神农因天之时 分地之利 制耒耜 教民农作 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故谓之神农也。

又如应劭的《风俗通义》说：

谨按，《易》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结绳分网罟，以佃以渔。伏羲氏没 神农氏作，斲木为耜 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独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娲 文明大见。大传之义 斯近之矣（三皇）

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五帝）

又如许慎《说文序》：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 而统其事 庶业其繁 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 百工以义 万品以察 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 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又如王符的《潜夫论》：

伏羲作八卦 结绳为网以渔。……

神农代伏羲氏，……是始斲木为耜 揉木为耒耨 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黄帝轩辕代炎帝氏，……是始制衣裳。……

少暉代黄帝氏，……是始作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这样看起来 是《三统历》以后无不以《系辞传》这一段文字为古代史的骨干的。何以《易传》自战国到西汉历数百年，煌煌著于经典而丝毫不发生影响；一至西汉之末，就插入了历史，到东汉竟成了正统的历史观念呢？这是好奇怪的一件事。倘使它不从西汉后期出来 真使我们无法作解释。

自从东汉以后，这些故事的历史性更确定了。许多理学家叙述道统的历史，必始于伏羲，其根据全在于此。司马迁所不屑理会的 遂成了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大道所从出发的源头了 学者们对于这一大段故事视为神圣而不敢平视了。虽以崔述考古史之精核 而《考信录》中对于此事卒不敢献疑 仅云：

按唐、虞以前 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 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包牺氏》条）

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 不过言其理相通耳 非谓必规摹此卦 然后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书 后人亦无由知其所由